

蒙古佛教乐舞“查玛”宗教内涵及其表现特征

色仁道尔吉

(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本文主要对查玛乐舞的宗教内涵和表现特征进行了较系统论述。格鲁派佛教寺院法事活动中的“查玛”乐舞表演有明确的形象分工和宗教文化内涵。“查玛”乐舞是寺院法事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宗教文化内涵和表现特征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在施法表演过程中出场神祇的多少与寺庙规模有直接关系而有多寡之别,从十几个、几十个到上百个不等,从内容方面每个寺院的传统和法事活动的需要,查玛乐舞传统也有一定的差异。查玛乐舞表演的每个片断中出现的神祇形象是以独舞表演、双人舞表演和群舞表演等不同形式展现施法或演绎过程。

[关键词] 查玛乐舞; 神祇形象; 佛教

[中图分类号]: [B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1-0114-05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1.011

一、查玛乐舞内涵

“查玛”(Cam ཁ་མ་ 面具舞 bagt bujig བཀའ་བྱུག)是藏传佛教寺庙乐舞“羌姆”(寺院舞蹈)的蒙古语读音,汉语称谓有多种,如:“跳神”、“打鬼”、“跳布扎”、“跳鬼”、“金刚神舞”、“法舞”^①等,8 世纪产生于雪域高原的西藏。查玛分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派系,蒙古佛教乐舞查玛属于格鲁派。格鲁派“查玛”是由佛祖宗喀巴创造,以扎什伦布寺“查玛”为代表^②。蒙古佛教乐舞“查玛”是以格鲁派查玛为基础,吸收蒙古族宗教文化因素,是蒙、藏民族文化长期碰撞融合形成的具有蒙古民族宗教文化特色的寺院乐舞艺术,普遍流传于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中。

16 世纪随藏传佛教黄帽派 ཡེ་ཤེས་ཀྱི་པུ་སྐུ་ 传入蒙古地区,主要结合蒙古佛教寺庙举行重大佛教法事活动时,由喇嘛(蒙古人对藏传佛教僧侣的尊称)扮演各路神祇出场表演的具有蒙古族宗教文化特色的大型格鲁派佛教仪式乐舞。“查玛”乐舞是藏传佛教格鲁(黄帽派 ཡེ་ཤེས་ཀྱི་པུ་སྐུ་)密宗 བུ་སྐུ་ 以蒙古族萨满(博教)教信仰为基础,广泛吸收草原地区地方山川神祇

的蒙、藏民族文化长期碰撞与交流的产物。“查玛”乐舞的流传地区主要集中在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格鲁派佛教寺庙重大佛事活动中,主要目的是表现佛教驱鬼镇邪,象征佛法形象显现以及“金刚护法神舞”为主体的佛教格鲁派密宗法舞。18 世纪中叶形成,曾经对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音乐舞蹈等传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广大蒙古族信众普遍信仰和喜爱的寺院宗教艺术(法舞)形式和蒙古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蒙古“查玛”乐舞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帽派 ཡེ་ཤེས་ཀྱི་པུ་སྐུ་)密宗法舞,它的传播并未通过正式的文字和舞谱,主要依靠法师师徒秘密传承方式流传。目前佛教界公认的查玛乐舞谱是“大清嘉庆十二年由蒙古族堪布 ཤེས་ཀྱི་པུ་སྐུ་ 喇嘛海德布 ཤེས་ཀྱི་པུ་སྐུ་,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创作开光的查玛神祇以及舞谱创作的蒙古查玛乐神祇、面具、乐器(法器)、服饰以及舞谱、表现施法内容”^③。据文献记载,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黄帽派寺院是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举办佛教大型法会期间表演查玛乐舞^④。“查玛”乐舞(法舞)中的神祇 ལྷ་སྐུ་ 形象、表现内容非常丰富,据有关文献记载仅神祇形象

[收稿日期] 2018-09-20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科项目“草原文化视野下的佛教乐舞‘查玛’艺术研究”(2015B110)的研究成果之一;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色仁道尔吉,男,蒙古族,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内蒙古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蒙古族传统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

就有上百种。这些神祇形象在“查玛”乐舞施法过程中,以丰富多样的组合形式,神态各异的神祇形象,出现在查玛法舞的每一个教义演绎中(查玛片段),结合服饰、法器以及音乐来表现鲜明的形象神态和象征手法来表达异样的佛教教义。在“查玛”乐舞的法事活动中,每一种神祇形象的演绎都能够组织成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藏传佛教的仪式活动,它们都具有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施法内容和表达方式,生动而具体的佛教故事内容以及戏剧程式化的表现手段,演绎藏传佛教格鲁派各路护法神来到人间,净化人间,祛除病魔、战争与饥饿等一切人间痛苦的祛鬼除魔,普度众生的故事内涵。在施法演绎方面重仪式的程式性和规范性,追求佛教教义的具体显现。因为查玛乐舞是相对独立于法会诵经的施法仪式,因此,表现内容方面与经堂中诵、念经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的佛教乐舞仪式活动。在一年不同时段中举行的各项法会上表演的查玛乐舞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是寺院举行重大法事活动时必不可少的宗教活动内容,就像每个寺院的“保留节目”和护佛法行动。

“查玛”乐舞虽然有固定的神祇形象和施法程式规范,但有时会根据寺院的具体活动、举行法会的内容和祭祀活动等灵活调整表现内容、神祇的出场。因此,查玛乐舞中的神祇形象的多寡与表现形式上严格按照佛教思想、佛教教义为基点,可以灵活安排具体活动内容和表演形式;在施法(表现)手法上用象征性手法显现格鲁派密宗佛法,其构成有一定的多元性;在表现手法上有很强的戏剧性特征。

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教乐舞“查玛”崇奉吉格吉德佛ཀླུ་མཁའ་/“大威德金刚”，故法会当天的首要内容是，在法轮殿念诵大威德金刚经和举行神秘特色的夏纳羌苯(黑帽法师，咒师)施法活动。寺院金刚经法会一般是在凌晨寅时开始，参加查玛乐舞施法活动的所有喇嘛，在堪布(主持ཀའ་བཤེད་)喇嘛的带领下，步入“苏格钦道更ཤུག་ཅིང་འགྲུག་”(法轮殿)，念诵“大威德金刚”经，事“林噶”(用糌粑或牛皮制作的人形物，代表魔鬼)^⑤或“白菱ཐུག་”等法事活动。当太阳升起时，喇嘛们结束诵经和黑帽法师施法等内查玛，走出经堂进行绕寺(请“麦德尔佛”^⑥供于特制的两轮车或用担架抬麦德尔佛绕寺^⑦，但有的寺院是在查玛法事活动进行到接近尾声阶段时开始绕寺请“麦德尔佛”ཀླུ་མཁའ་/)，上午 10 点钟左右由喇嘛乐手演奏，包括：大法号、岗咚、毕希古尔、鼓、钹等乐器在内的隆隆鼓号声中开始在寺院正门前的广场上顺着用

白灰画好的七道圆规线(ལྷ་ཁྲོལ་)进行查玛乐舞法事活动,当法事活动过程接近尾声时夏纳羌苯到场施法,最后参加法事活动的众喇嘛艺人和信众一起送灵嘎(ལྷ་ཁྲོལ་)到寺院外大约 300 米处,预先搭好的金字塔状柴火堆上进行焚烧,象征施法驱鬼除魔,并原路返回寺院,步入法轮殿又一次念诵佛教大威德金刚经结束当天的法事活动。

二、查玛乐舞象征性特征

查玛乐舞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形成很强的共性特征,其神祇形象、表现内容、出场程序等具有相对稳定的模式。以蒙古国的大场查玛(ᠴᠠᠮᠠ)为例:全程包含 23 个场次,从“丹金瑟吉”佛的使者白伞盖出场开始,各路神祇依次出场施法(表演),第 22 场丹金瑟吉佛(ᠳᠠᠩᠭᠢᠰᠡᠭᠢ ᠪᠣᠭᠠ ᠶ᠋ᠢᠨ ᠶ᠋ᠤᠨ ᠠᠨᠤᠭᠤᠨ ᠠᠨᠤᠭᠤᠨ)临场,在其众使者和神祇的簇拥互动中进行施法,最后由 21 个地方神祇、21 个护法神,共 42 个查玛法师出场施法演绎,场面非常庄严神圣。但因为传播过程中地理环境和区域宗教习俗、寺院传统等因素影响,不同寺院具有不同的施法程序、神祇形象和表现内容。以下为各寺院法会中经常出场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神祇形象。

1. 各大寺院查玛法会上首先出场的是两个“白伞盖”*ཤར་ཁུལ་འཁོར་ལྷ་མོ་ལྷོ་འཁོར་པུ་ལྷ་མོ་* (阎罗法王)。蒙古佛教寺院在法会期间,一般都要进行查玛乐舞施法(表演)活动。在法会当天的凌晨 5 点开始寺院的法轮殿举行一系列盛大诵经佛事活动,其间由黑帽(*ཤར་ཁུལ་*)法师结合诵经内容进行施法演绎(又称内查玛),大约上午 10 点左右法轮殿诵经和内查玛结束后众查玛法师在寺院广场进行盛大的大场查玛演绎。在大场查玛活动开场时首先出场的是丹金瑟吉佛的(骑羊护法神)使者 8 “白伞盖”(蒙古语称,查干希胡日特或宝古尔 *ཤར་ཁུལ་འཁོར་ལྷ་མོ་ལྷོ་འཁོར་པུ་ལྷ་མོ་*)。神祇出场是查玛乐舞表演开场最隆重环节,由喇嘛艺人组成的乐队一阵隆隆的鼓号声中两个查干希胡日特并肩上场。它们一个身着骷髅骨饰图案的宽大的白色绣袍,头戴饰有五个骷髅骨形神偶,龇牙咧嘴、神态可怖,主调色彩为白色的凶相面具,右手拿着用五色布条缠绕装饰的长(约 1.5m)神棒,左手持长神鞭(木柄羊皮制作,约 2m),脚踏绣有符号图案,挂带白色骨饰链子的白色靴子。另一个身着绣符号图案的红色宽大的绣袍,头戴 5 个骷髅骨形神偶的神态可怖,主色调为红色的凶相面具,脚踏绣有符号图案,佩戴白色骨饰链子的红色靴子。在行进中左右

挥舞着手中神棒、神鞭等法器,象征斩除丹金惹吉佛等诸神来到人间路上的一切鬼怪和障碍之威力的神态绕场表演。这种舞蹈看似简单,但其象征性特征在查玛乐舞当中极其重要,故每个寺院查玛当中均有出现。

2. 是“鲁瓦”^①ལྷོ་ལྷ་(阎罗法王),丹金惹吉佛(骑羊护法)之使者之一^②。两个查干希胡日特,充满神秘的施法活动结尾时,“好德格沁”出场表演一段轻盈跳跃、幽默风趣的舞蹈,让所有在场的僧众耳目一新。突然喇嘛艺人奏响飘逸刺耳的乐声,场面顿时进入阴森恐怖、紧张状态,这时身着绣着象征性图案,佩戴骨饰,三角形宽袖长袍,袍头戴有5个骷髅神偶,毗牙咧嘴,三睛怒视的可怖凶相面具,手持法器的丹金惹吉佛又一使者,两个“鲁瓦”缓慢出场,同时上场的还有两个护卫使者,它们以像征性手法表示驱赶贡品周围出现的乌鸦。

“鲁瓦”的神祇形象与“白伞盖”相似,面具上有五个骷髅神偶形装饰,身着绣袍,神态可怖。“鲁瓦”也有两个角色,其中一个身着红色佩戴骨饰的宽大绣袍,头戴骷髅神偶装饰的红色面具,一手拿着骷颅碗,另一只手持象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金刚或黑色长纓;另一个身着带骨饰的蓝色绣袍,头戴骷髅神偶装饰的蓝色面具,左手持斩断贪欲之神剑,右手拿着骷颅碗(用人类头盖骨制作的碗装法器)或金刚杵,象征驱魔镇邪的舞蹈上场施法。其伴奏乐队与白伞盖的伴奏基本相同,舞蹈动作徐缓、稳健,伴奏充满神秘气氛,舞蹈动作上也与“白伞盖”基本与相同,但法器的使用上更加威严,表示佛法之威力。

3. “敦迦木”^③ལྷོ་ལྷ་,丹金惹吉佛的又一使者。两个敦迦木,1个头戴有5个骷髅神偶装饰和带金刚顶子的三目怒视蓝色鹿角的鹿头面具,身着佩戴骨饰的蓝色长绣袍,左手持金刚杵,右手紧握拳头。另一个身着蓝色长绣袍,头戴有五个骷髅神偶装饰的三目怒视,神态可怖的蓝色凶相面具。左手持普日布(ཤར་པ་)、右手拿着转经轮(浩日佬 རྒྱུ་མཁའ་),在喇嘛乐队庄严肃穆,神秘飘逸的乐声中,以徐缓稳健的舞步绕场表演,象征斩除恶魔的佛教教义。“敦迦摩”的舞蹈动作没有其他神像的舞蹈那么有力、紧凑,但表现出非常有内涵,主要是结合转经轮和普日布,显现佛经之无比力量。

4. “信道”^④ལྷོ་ལྷ་,丹金惹吉佛使者之一。鼓号乐队一阵悲哀、忧伤的音乐背景中喇嘛艺人陆续上场,他们举起五彩的哈达恭请诸神临场之后,两个信道缓慢入场。一个身着佩戴骨饰的红色绣袍,脚踏红

色长筒靴子,头戴有五个骷髅神偶配饰和矛头顶子,毗牙咧嘴、三目怒视前方的红色凶相面具,左手持宝剑或叉子(ལྷོ་ལྷ་)、右手拿着骷颅碗,进入查玛乐舞表演场地。另一位身着白色绣袍和白色长筒靴子,左手持神剑或斧子(ལྷོ་ལྷ་)、右手拿着骷颅碗,头戴有五个骷髅神偶配饰和金刚顶子,三目怒视前方、毗牙咧嘴的黑色凶相面具,表演象征驱鬼除魔的舞蹈慢步入场。它们的舞蹈神态各异,形象狰狞可怖,结合甘咚、法号高低分明音色怪异的音乐背景中,其神秘奇特的神祇形象更加鲜明,与前面提到的各路神仙有明显差异。它们的舞蹈与“鲁瓦”表演的舞段基本相同,但与前者相比舞蹈更加有力,节奏紧凑,但是音乐比较注重气氛,主要用法号、甘咚和钹来烘托气氛。

5. “夏瓦”^⑤ལྷོ་ལྷ་པོ་ལྷོ་ལྷ་པོ་ལྷོ་ལྷ་(汉语称谓“鹿神”)玛克卡拉(汉语称谓大黑天)的化身,丹金惹吉佛又一使者。鹿神与牛神同时出场表演,舞蹈结合音乐节奏、轻盈跳跃。它的服饰与其它神祇有明显的区别,通体绣斑点状梅花鹿花纹和骷髅图案,三角形袖口,佩戴骨饰、骷髅神偶、铜铃等装饰品,主色调为淡黄色的宽大缎袍。面具的制作也与众不同,面部半面立体,张开大嘴伸出红色舌头,有巨大的鹿角,头部背面甩出约20公分宽与人体高度相仿的紫色装饰布条的鹿头面具。脚踏佩戴骨饰的红色长靴子,象征人间美好与吉祥如意。音乐轻快活泼,节奏感强,具有很强的舞蹈性。

6. 玛黑^⑥ལྷོ་ལྷ་པོ་ལྷོ་ལྷ་པོ་ལྷོ་ལྷ་(汉语称谓“牛神”),丹金惹吉佛的使者。牛头面具有多种,一般大牛角的蓝色面具居多。其面具上饰有五个骷髅,三目怒视,大鼻子,张开大嘴巴,身着绣骷髅图案,佩戴骨饰、骷髅头、铜铃,绣象征图案的蓝色宽大绣袍,脚踏红色佩饰花纹的长筒靴子。“牛神”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所崇信的神灵,被莲花生大师纳入佛教护法神灵之中,传说莲花生来到鄯部(吐蕃)后,“鄯部神变成了一个白牦牛站在山上,从嘴和鼻孔里喷出风雪,但法师一下子用金刚杵勾住它的嘴……当它被完全降伏后,就吐出心血,发誓保护佛法”^⑦,格鲁派佛教“查玛”乐舞中“牛神”代表额日里格脑门罕(“阎罗法王”)的8个母使者,是负责看管林噶不受鬼怪抢走。牛神的出场音乐节奏轻盈,舞蹈跳跃,和鹿神一跃出场,使在场的僧众耳目一新。

鹿神和牛神的表演欢快、热烈。它们时而用头上的角划地,时而纵身跳跃,表现两个神祇在自由嬉戏的情景,是格鲁派佛教查玛乐舞中最常出现的,表

演最有活力,最欢快热烈的神祇施法表演画面。

7.“百老翁” ཁུ་ལོ་ལོ་ 和两个“阿扎拉” འཇ་ལ་ (印度游僧)。白老翁是藏传佛教与蒙古族萨满教碰撞融合的产物。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位老寿星,给佛祖讲授过人间生活之道,因此,佛祖把这位老寿星纳入佛教查玛乐舞的神祇当中,代表人间正义与吉祥如意。白老翁的面具突出老寿星慈祥的面容。他的出场时佩戴佛珠,手拄神棍,风趣幽默、乐观,和他同时出场的还有两个印度游僧,也有寺庙查玛中百老翁与8个神童一起出场。

两个阿扎拉身着灰色素雅僧服,头戴浓眉大眼、梳发髻的写实性棕黑色面具,手持法器,紧跟在白老翁左右,象征表达藏传佛教传自印度的宗教意义。白老翁的舞蹈风趣幽默,象征祈祷大地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世俗性舞蹈内涵^⑩。

8. 夏纳羌苯 ཤ་ན་ཁྱེན་པེན་ (黑帽咒师 པེན་པོ་ལྷ་མོ་),丹金瑟吉佛的又一使者,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夏纳羌苯身着黑色长袍,胸前佩戴具有萨满文化特色的银色铜镜,脚踏黑色绣花长靴子,面颊、额头涂黑痣,面色怪异,头戴装饰象征火焰的宽檐帽,右手持着金刚杵,左手拿着骷颅碗,伴随着神秘的鼓号乐声缓慢出场,他的施法舞蹈从经堂到查玛场地中央以独舞形式出现。夏纳羌苯^⑪一阵独舞施法表演之后8个夏纳依次入场,开始紧张神秘舞步绕场表演施法,以此象征绕寺(高绕拉和)与佛法的无比神圣。夏纳羌苯的出场是查玛乐舞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藏传佛教密宗法舞最具神秘的场面。

9. 亚曼蒂,丹金瑟吉佛(阎罗法王)的使者(眷属)之一。头戴有5个骷颅、金刚等装饰顶子的蓝色面具,身着蓝色绣袍,一手拿骷颅碗,一手持神剑。舞蹈动作缓慢,形象威猛,绕场表演1周后仍不退场象征表现等待丹金瑟吉佛到来。其手中法器与徐缓的舞步密切配合,表示清除丹金瑟吉佛到来路上的一切鬼怪。

10. 丹金瑟吉佛(骑羊护法)临场施法是查玛乐舞最隆重的环节,也表示查玛法会又一次进入了高潮。通过一系列各路护法神祇充满神奇古怪的施法表演后,丹金瑟吉佛身着蓝色绣袍,脚踏鳄鱼头状的绿色长筒靴子,头戴龇牙咧嘴,5个骷颅顶子的牛头面具亲临现场施法,同时出场的还有,身着灰色长袍,头戴披头散发,灰色面具的山川守护者,灰脸老汉。另一个身着黄色长绣袍,头戴凤凰、牛角装饰的金刚顶子面具的圣山的守护神。他们是在鼓号乐队震撼人心的全奏乐声中上场表演,舞蹈时而缓慢,时

而紧凑,时而大跨步左右跳跃,场面非常神秘。丹金瑟吉佛与两个山川神祇的施法舞蹈进入尾声时,由黑帽法师带领全体神祇上场,顺时针方向绕场表演,其舞蹈以原地转圈象征转召(高绕拉和),配合场外的喇嘛充满神秘的诵经声和鼓号声,黑帽法师缓慢步入场地中央,用手中的法器朝向四面八方施法,象征破林噶,之后把林噶投入油锅焚烧。黑帽法师焚烧林噶的一系列施法活动结束后,在场的全体喇嘛和信众,查玛神祇,在堪布喇嘛带领下,走出寺院,向焚烧面俑 མི་ལོ་ (索日扎喇火 ལོ་མེ་ལྷ་མོ་)的场地走去。




索日扎喇火是查玛乐舞的最终目的,是格鲁派佛教驱鬼祈福的重要仪式。法师将象征一切鬼怪,病魔与烦恼的面俑,投入熊熊燃烧的火堆进行焚烧,以示驱鬼镇魔,解除人间痛苦和烦恼。这时在场又响起了隆隆鼓号声,查玛神祇开始一段热烈的乐舞表演,以示象征佛法的胜利。索日扎喇火环节结束后,格斯贵、堪布喇嘛带领所有喇嘛艺人回到查玛乐舞表演场地,由格斯贵手拿熏香和圣水,净化“查玛”乐舞表演的场地,同时所有参加查玛乐舞表演的神祇列队,按照顺时针方向绕场一周,回到法轮殿,再一次举行诵“大威德金刚经”法会,祈祷国泰民安,查玛乐舞表演结束。

结 语

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教乐舞“查玛”是一项规范性的宗教仪式活动,在每年固定的佛教法会同时进行。它的神祇形象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特征,是宗教意义显现的核心要素。查玛乐舞的宗教内涵是依据各类神祇具有的个性特征来象征显现,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

查玛乐舞中的神祇形象都具有个性化的特性,从舞蹈的动作来看,吸收了蒙古族博克上场的动作和萨满教乐舞因素,双手甩动幅度较大,前后左右移动较多,而且主要以舞动双手为主,顿足踏步,转圈,跳跃等。查玛乐舞的神祇服饰,面具,佩戴的装饰物,法器等具有象征性特征,是佛教教义显现的重要手段之一。

格鲁派查玛乐舞所谓一种佛教仪式性乐舞,表演具有很高的程式化特征。本文所述是蒙古地区流传之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查玛乐舞一般性表演程序,它是通过严格的表演程序,有序展现佛教宗教内涵。经过笔者调查发现,查玛表演的神祇形象与寺院,地方宗教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查玛乐舞的表演形式与神祇形象各寺院也有一定的差异。

但多数神祇形象和称谓、表现内容是固定不变的。在使用的乐器方面可分为管乐和击打乐器两类。比如管乐:大法号 、岗咚、毕希古尔 ; 击打乐器有:鼓、钹、木鱼、三角铁、叮莎  等。其乐队音色单一,古怪神秘,乐器的配器简陋,基本以齐奏进行。各寺院乐队与使用乐器基本相同。受地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影响,在有些寺院的查玛中神祇的称谓也有所差异,有的寺院查玛乐舞当中还增加了一些当地的地方神祇。如:蒙古国大西卓蓝寺的大查玛中出现博古德山的神灵形象具有典型特征。据上述,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查玛”乐舞具有多元性特征,但其宗教内涵和表现特征方面基本相同,旨在弘扬佛法,驱鬼除魔,祈福纳吉为目的;舞蹈表演程式方面也表现大同小异。

注 释:

- ① 转引自中国知网,色仁道尔吉硕士论文“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6 年 6 月。
② (日)木村理子著 白音门德 转写《蒙古查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62 页。

- ③ (日)木村理子著 白音门德 转写《蒙古查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2 页。
④ (日)木村理子著 白音门德 转写《蒙古查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6 页。
⑤ 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中国音乐学 2000 年 第 4 期。
⑥ “麦德尔佛”即“弥勒佛”又称“慈喜佛”是佛教的菩萨之一,胸腹袒露,满面笑容(梵文 Maitreya)。
⑦ 转引自中国知网,色仁道尔吉 硕士论文“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6 年 6 月。
⑧ 丹金怒吉佛有 360 个使者(眷属),这里介绍的只是在查玛乐舞当中经常出现的部分使者。
⑨ 转引自中国知网,色仁道尔吉 硕士论文“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6 年 6 月。
⑩ 转引自顾朴光《中国面具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第 2 版 第 278 页。
⑪ 转引自中国知网,色仁道尔吉 硕士论文“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6 年 6 月。
⑫ 夏纳羌笨(又称谓羌笨)它的帽子有五个骷髅顶子,其他夏纳只有一个骷髅顶子。

Religiou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 of Mongolian Buddhist “Chama” Music Dance

SERENDAOERJI

(Inner Mongolia Arts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Abstract: The religious connotations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ama music dance are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 There are clear image divisions and religious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Chama music dance performances of religious ceremonies of Gelug Buddhist monasteries. “Chama” music and d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emple religious ceremonies. There is strong commonness in its religiou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Number of gods appearing in performanc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ize of temples, ranging from dozens, dozens to hundreds. In terms of conten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s of each monastery and the needs of religious ceremonies. God images appearing in each segment of Chama music dance performance show the process of spell or deduction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solo dance, double dance and group dance.

Key words: Chama music dance; image of God; Buddhism

【责任编辑 张晋海】